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十二

起重光大淵獻正月盡闕
逢攝提格十二年凡四年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

至大四年春正月癸酉帝不豫免朝賀大赦天下 庚

辰帝崩於玉德殿在位五年壽三十一壬午葬起輦谷

史臣曰武宗當富有之大業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

為故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衆錫賚太隆而泛賞之恩溥至元太德之政於至稍變矣

皇太子令罷尚書省托克托三保努約蘇保巴王罷等皆伏誅初太子以托克托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多爾濟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臺臣言托克托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博囉孟克特穆爾庫哩濟蘓烏瑪喇等奸貪害政今中書

方欲用為行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遂流孟克等
于海南尋復以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
中書 壬子罷城中都皇太子以司徒蕭珍城中都邀
功毒民追奪其符印令有司禁錮之凡中都所占民田
悉還之民 召先朝諳知政務老臣平章程鵬飛董士
選太子少傅李謙少保張律右丞陳天祥尚文劉正左
丞郝天挺中丞董士珍太子賓客蕭軒參政劉敏中王
思廉韓從益侍御史趙君信廉訪使程文海杭州路達

噶噶齊阿哈瑪特給傳詣闕同議庶務 乙未禁百官役

軍人營造及守護私第 丁酉以雲南行省左丞相特

們德爾為中書右丞相太子詹事旺扎勒集賢大學士李

孟並為平章政事太子用旺扎勒李孟方欲更張庶務而

皇太后在興聖宮已有旨召特們德爾赴闕矣因遂相

之 戊戌以塔斯布哈及徽政院使錫沙並為御史大

夫 庚子停各處營造 壬寅敕中書凡傳旨非親奉

者勿行禁鷹坊馳驛擾民 二月乙巳命和林江浙行

省依前設左丞相餘省唯置平章二員遙授職事勿與

戊申罷運江南所印佛經 辛亥罷阿喇卜丹買賣

浙鹽供中政食羊禁宣政院違制度僧 甲寅還中都

所占民田 甲子命平章政事李孟領國子監學諭之

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卿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其

德業 敕諸司擅奏除官者毋給宣敕 御史臺臣言

白雲總攝所統江南為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

民乞追收所受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 罷福建繡

匠河南魚課兩提舉司 丁卯命西番僧非奉璽書驛

券及無西番宣慰司文牒者勿輒至京師仍戒黃河津

吏驗問禁止 罷總統所及各處僧錄僧正都綱司凡

僧人訴訟悉歸有司 罷仁虞院復置鷹坊總管府

庚午立淮安忠武王巴延廟于杭州仍給田以供祀事

罷中書左丞相喀喇托克托為江浙行省左丞相托克托

下車進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潞

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托

克托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詔禁作土功托克托曰敬天莫如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成三月庚寅皇太子即皇帝位時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遂奏之太子副詹事王約亦言於太保庫春曰正名定分當御大內庫春入奏帝悟移仗大明殿即位受諸王百

官朝賀詔曰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
由朕得託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
功於其踐阼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
使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
元老咸謂大寶之承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
集宗親議所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
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
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

殿即皇帝位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官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特們德爾平章政事李孟等從新整治可大赦天下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罪以其罪諸衙門及近侍人等毋隔越中書奏事諸上書陳言者量加旌擢其僥倖獻地土并山場窰冶及中寶之人並禁止之諸王駙馬經過州郡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顧和買隨即給價毋因吾民 辛卯禁民間製金箔銷金織金 丁酉敕百司改升品級者悉復至

元舊制 已亥寧夏路地震 是月帝諭省臣曰卿等
裒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曉法律老臣斟酌重輕折
衷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則抵罪者庶幾無冤抑
又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今
雖一繒之微不言於朕毋輒與人 遣宦者李邦寧釋
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
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
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慙悔

累日初帝在東宮邦寧揣知三保努等畏帝英明乘間
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
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
往東宮言之邦寧慙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
帝曰帝王厯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
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尋卒 賜大都路民年九
十者二千三百餘人人帛二疋八十者八千三百餘人
人帛一匹蘇爾約蘇哈雅者阿爾哈雅之孫也父楚國

公名袞格根蘇爾約蘇哈雅以貫為氏生而神彩秀異
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
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或挽
彊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諸將咸服其趨捷稍長
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為文不蹈襲故常其旨皆出
人意表初襲父官為兩淮萬戶府達嚕噶齊鎮永州御
軍極嚴猛行伍肅然稍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為
形迹所拘一日呼弟呼圖哈雅語之曰吾生平宦情素

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幸勿
辭語已即解所綰金虎符佩之帝在東宮聞其以爵位
讓弟謂宮臣曰將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賢者耶俄選為
皇子說書秀才宿衛禁中至是上疏條六事一曰釋邊
戍以修文德二曰教太子以正國本三曰設諫官以輔
聖德四曰表姓氏以旌勲胄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
曰舉賢才以恢至道書凡萬餘言未報拜翰林侍讀學
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夏四月丁未以太子少保張律

為江浙平章戒之曰以汝先朝舊人故命汝往民為邦
本無民何以為國汝其上體朕心下愛斯民 庚戌拘
收下番將校不典兵者虎符銀牌 丁巳罷中政院

辛酉敕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雖布衣
亦選用 丁卯罷行至大銀鈔銅錢詔曰我世祖皇帝
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
年於茲矣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輒意變更既創至大
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

以鼓鑄弗給新舊資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爰咨廷議
允協輿言皆頓變通以復舊制其罷資國院及各處泉
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應尚書省已發各處
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
庫倒換楊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
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
利錢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帝御便殿李
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

為賀帝感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乂安庶幾天
心克享至于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阼曾未踰月寧有
物價頓減之理朕托卿甚重茲言非所賴也孟愧謝

帝諭集賢學士和塔拉都哩默色曰向召老臣十人所
言治政汝其詳譯以進仍諭中書悉心舉行 初尚書
省用建言者冒獻河汴官民地為無主奏立田糧府歲
輸數萬石帝即位詔罷之竄建言人於海外令河南行
省復其舊業行省方並緣為奸田猶未給及太子副詹

事王約出為河南右丞至則立期檄郡縣釐正如詔會
更錢鈔法且令天下稅盡收至大鈔約度河南歲用鈔
七萬錠必致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
衆以方詔命為言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
亦匪輕丞相布琳濟達贊之曰善遣使白中書省臣大
悅遂徧行天下 帝如上都命特們德爾留守平章政
事旺扎勒等奏故事丞相留守京師者出入得張蓋今右
丞相特們德爾大都居守時方盛暑請得張蓋如故事

許之 五月癸酉遣兵擊八百媳婦陝西侍御史趙世
延諫曰蠻夷事在羈縻先朝用兵不已致亡失軍旅誅
戮省臣今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且勿用
也不聽命雲南王及右丞阿固忒率衆討之 丙子命
翰林國史院纂修先帝實錄及累朝皇后功臣列傳俾
百司悉上事蹟 甲午復太常禮儀院為太常寺 是
月禁民捕駕鵝 六月癸卯敕宣政院凡西番軍務必
移文樞密院同議以聞 丁巳敕翰林國史院春秋致

祭太祖太宗睿宗御容歲以為常 大同路宣寧縣民
家產犢而死頗類麒麟車載以獻左右曰古所謂瑞物
也帝曰五穀豐熟百姓安業乃為瑞耳 庚申敕自今
諸司白事須殿中侍御史在側 甲子上大行皇帝尊
諡曰仁惠宣孝皇帝廟號武宗國語曰庫魯克皇帝已
已衛王阿穆爾克入見帝諭省臣曰朕與阿穆爾克同父而
異母朕不撫育彼將誰賴其賜鈔二萬錠他勿援例
帝覽貞觀政要諭翰林侍讀額哩者特穆爾曰此書有益

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 秋
七月癸未甘州地震大風有聲如雷 己亥詔諭省臣
曰朕前戒近侍毋輒傳旨中書自今敢有犯者不須奏
聞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 敕臺臣選更事老成者為
監察御史 是月大寧等路隕霜 閏月辛丑命國子
祭酒劉賡詣曲阜以太牢祀孔子 甲辰帝將還大都
太后以秋稼方盛勿令鷹坊馳人衛士先往庶免害稼
擾民敕禁止之 樞密院奏居庸關古道四十有三軍

吏防守之處僅十有三舊制千戶位輕責重請置隆鎮萬戶府俾嚴守備制可 丙午奉武宗神主祔於太廟

戊申封李孟秦國公孟感帝知遇以國事為已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多僭擬無章勸帝以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為治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剷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為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孟嘗乘間請罷政權

避賢路帝謂之曰朕在位必卿為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因圖其像命辭臣為之贊及御書秋谷二字賜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 辛亥以西僧藏布班巴爾為國師 己未詔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博果密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額為三百人仍增培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定式 甲子寧夏地震 丁卯旺扎勒李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老成日已凋謝四方儒士

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
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曰卿言是也詔自今勿限資格
果才而賢雖白身亦任用之 禁醫人非選試及著籍
者毋行醫藥 大同宣寧縣雨雹積五寸苗稼盡損
八月己巳朔裁定京朝諸司員數並依至元三十年舊
額 以近侍吹喇實為戶部尚書 九月丙午安南國
王陳益稷入見言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為其國人所
害朝廷因遙授湖廣平章仍與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

俾自贍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
謂省臣曰益稷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勲爵授田
如故 壬子詔改明年元曰皇慶 都水監傳旨給驛
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阼誕告天下凡
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詔止之 是月
江陵路水漂民居有溺死者 冬十月己巳敕繪武宗
御容奉安大崇恩福元寺月四上祭 辛未賜大普慶
寺金千兩鈔萬錠西錦綵段紗羅布帛萬端田八萬畝

邸舍四百間 丁丑禁諸僧寺毋得冒侵民田 辛巳
罷宣政院理問僧人詞訟 壬辰詔收至大銀鈔十
一月辛丑李孟奏世祖朝量入為出恒務撙節故倉庫
充初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
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
又六七百萬錠今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錠若此安能
周給自今不急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凡營繕悉罷
之 戊午禁漢人回回術者出入諸王駙馬及大臣家

甲子敕增置京城米四十所日平糶八百石以賑貧
民 十二月辛卯遣官監視焚至大銀鈔 乙未中書
省臣言世祖立選法升降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
故更代或躡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
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
豈能悉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凡內降者一
切勿行 命李孟整飭國子監學 遣禮部尚書奈瑪
台等齎詔往諭安南頒皇慶元年厯日 是月太白屢

經天 是冬特們德爾曾祖索歡祖布琳濟達父默爾
格齊並制贈官諡追封歸德王 是歲遣官至江浙議
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
楊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
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
船太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嘉興松江秋糧并江
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溥矣初
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

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洋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山洋至成山過劉家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明

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

諱阿裕爾巴里巴特喇順宗次子武宗母弟也至元二十二

年三月丙子生大德九年與太后出居懷州十一年成宗崩帝與太后入大都平內難遣使迎武宗武宗至上都帝與太后往會之武宗即位詔立帝為皇太子

皇慶元年春正月庚子帝諭御史大夫塔斯布哈曰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毋避朕自裁之 癸卯敕諸僧犯姦盜詐偽鬪訟仍令有司專治之 壬戌升國史院秩從一品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進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實萬世公論也 二月丁卯朔徙大

都路學所置周宣王石鼓於國子監燕京之始平也宣
撫使王楫以金樞密院為宣聖廟春秋率諸生行釋菜
禮仍取石鼓列廡下及國子監立以其廟為大都路學
至是復徙石鼓於國子監 壬申以霸州文安縣屯田
水患遣官疏決之 甲戌制定封贈名爵等級著為令
己卯八百媳婦來獻馴象二 以國子監虞集言升
監丞吳澄為司業與齊履謙同日並命時號得人澄用
程顥學校奏疏胡安國六學教法朱熹學校貢舉私議

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
治事未及行而履謙以遷去澄亦移病歸諸生有不謂
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授奉議大夫俾乘驛
至京師次真州疾作而還學制稍為之廢三月丁酉
朔罷諸王大臣私第營繕已亥以生日為天壽節

戊申以前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達實哈雅為御史大夫
乙丑命河南省建故丞相阿珠祠堂初帝元日臨
朝謂中書省臣曰汴省王右丞可即召之至是約至召

見慰勞特拜集賢大學士推恩三世贈諡樹碑約首奏
河南行省丞布琳濟達勲閱舊臣不宜久外召至封河
南王約又上疏薦國子博士姚登孫應奉翰林文字揭
傒斯成都儒士楊靜請起復中山知府致仕輔惟良前
尚書參議李源左司員外郎曹元用皆除擢有差 夏
四月辛未給鈔萬錠修香山永安寺 癸酉帝如上都
癸未熒惑犯積尸氣 庚寅太白經天 五月丙申
朔以中書平章哈克織為中書左丞相江浙行省平章張

律為中書平章政事 壬寅諸王托斯和默色等以農

時出獵擾民敕禁止之自今十月方許出獵 丁未縉

山縣行宮建涼殿 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丁卯天

雨毛 己巳敕李孟博選中外才學之士任職翰林

丁亥敕罷封贈誠左右守法度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

時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公王之爵者前後相繼故

有是敕 秋七月丙午升大司農司秩從一品帝諭司

農曰農桑衣食之本汝等舉諳知農事者用之 中書

參知政事賈鈞以病請告賜鈔三百錠給安車還鄉

八月己卯以吏部尚書許師敬為中書參知政事 庚

辰帝至自上都 九月丁酉增江浙海漕糧二十萬石

戊戌罷征八百媳婦大小徹里蠻以璽書招諭之獻

馴象及方物 壬戌瓊州黎賊嘯聚遣官招諭 冬十

月甲子有事於太廟 雲南行省右丞色勒濟爾威有罪

國師楚斯節巴咱爾奏請釋之帝斥之曰僧人宜誦佛

書官事豈當與耶 癸未以中書參知政事察罕為平

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 戊子翰林學士承旨伊爾齊

布哈等進順宗成宗武宗實錄 辛卯赦天下 賜李

孟路州田二十頃 十一月甲辰捕滄州盜阿實克岱爾
等擒之支解以徇 丙午諭六部官毋踰越中書奏事

中書平章政事李孟請告歸葬其父母帝勞餞之曰

事訖宜速還勿久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孟入朝帝大悅
孟因請謝事優詔不允請益堅癸亥乃命孟以平章政
事議中書省事承旨翰林 甲申熒惑填星辰星聚斗

丁亥中書省臣言中書職在總挈綱維比者行省六部諸司應決不決者往往作疑咨呈以致文繁事弊詔體世祖立中書初意定擬成式以聞是歲以左司郎中張思明為兩浙鹽運使歲課充盈僚屬請上增數思明曰贏縮不常萬一以增為額是我希一己之榮遺百世之害也不可乃止前翰林學士承旨姚燧卒諡曰文燧年十八受學於許衡其為文宗韓愈衡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

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及為國子祭酒召燧自太原驛致館下燧於是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為世名儒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者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得者深為媿恥故三十年間國朝名臣世勲顯行盛德皆燧所書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無溢美時高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

詩文燧斬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
五十篚燧即時分散於人一無所取或問之燧曰彼藩
邦小國唯以貨利為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為
意其器識過人類如此

二年春正月丁未以大府卿圖固勒為中書右丞相

已未置遼陽行省儒學提舉司 召河南行省右丞相

天挺為御史中丞天挺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為喻
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馬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

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
帝嘉其言既出臺臣皆以為賀風紀大振 二月壬戌
改典內院為中政院秩正二品 己卯免徵益都飢民
所貸官糧二十萬石 各寺修佛事日用羊九千四百
四十敕遵舊制易以蔬食 辛巳詔以錢糧造作訴訟
等事悉歸有司以清中書之務 丁亥敕外任官應有
公田而無者皆以至元鈔給之 功德使顯琳沁等以
佛事奏釋重囚不允 帝諭左右曰回回以寶玉驚於

官朕思此物何足為寶唯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三月丙午冊立皇后鴻吉哩

氏后名阿南達寶哩 丁未彗出東升 壬子圖固勒

言臣等職專變理去秋至春亢旱民間乏食而又隕霜雨沙天文示變皆由臣等不能宣上恩澤致茲災異乞黜臣等以答天譴帝曰事豈關汝其勿復言 御史中

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其略曰先帝即位之初大事方定故於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幸之臣

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跡於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曾
未經歲又復紛然昔人有言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
朝廷名器重則升斗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濫則日拜卿
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
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
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
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叅理機務哉乞自今惟
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

趙遷庶免朝除夕改啟偉長奸之弊尋出為河南行省
平章時河南王布琳濟達為丞相待以師禮由是政化
大行未幾卒諡文定 丙辰帝以亢旱既久於宮中焚
香默禱遣官分禱諸祠甘雨大注 夏四月乙亥帝如
上都 丙子高麗國王王章辭位以其世子王燾為征
東行省左丞相封高麗國王時朝廷欲章歸國章無以
為辭請傳位於其子章嘗封瀋王故時稱瀋王 甲申
詔遴選賢士纂修國史 乙酉御史臺臣言富人夤緣

特旨濫授官爵徼政宣徼用人率多罪廢之流內侍託
為貧乏互奏恩賞而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外
任之官身犯刑憲輒營求內旨以免罪諸王駙馬寺觀
土田每歲徵租擾民尤甚請悉革其弊制可 六月己

未朔京師地震癸亥圖固勒等以災異乞賜放黜不允
丙寅京師地又震 己卯河東廉訪使趙簡請選方

正博洽之士任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講明治道以廣聖
聽從之 壬午命監察御史檢察監學官考其殿最

甲申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
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
從祀孔子廟庭 河決陳毫睢州及開封之陳留縣沒
民田廬先是命官沿河相視上治河之議而竟未施行
故有此患 秋七月癸巳以作佛事釋囚徒二十九人
甲午置權茶批驗所並茶田局官 庚子立長秋寺
掌武宗皇后宮政 壬寅京師地震 丁巳太白經天
八月戊午朔揚州路宗明州大風海潮泛溢漂沒民

居 丁卯帝至自上都 九月以西僧薩斯嘉巴勒為帝師

癸巳以宣徽院使諤勒哲知樞密院事 戊申敕鎮江

路建銀山寺勿徙寺旁塋冢 京師大旱帝問弭災之

道翰林學士承旨程文海舉桑林六事以對忤時宰意

帝遣近侍賜上尊勞之曰中書集議惟卿所言甚當後

臨事其極言之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亦上

言西僧作佛事疎放罪囚以為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

夫皆獲黃緣以免實紊典常必欲修政以荅天譴豈無

有先於此者不報。初世祖成宗皆嘗議定科舉新制而未及行至是帝與李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為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冬十月己卯敕中書省議行科舉。乙酉旌表高州民蕭又妻趙氏貞節免其家科差。甲辰行科舉帝使程文海及李孟許師敬議其事文海建言經學當主程頤朱

熹傳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於是命文海草詔行之令天下以皇慶三年八月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試於廷賜及第出身有差自後率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帝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天下聞之皆以為治平可以立致集賢修撰虞集獨

謂當治其原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
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人而名之曰師爾有司
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
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
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
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豈有可望之理哉為今
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自師尊之至誠懇

惻以求之俟其德化之成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乎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時學者多以科舉文法請於韓性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之議其可不知朱氏之學乎四書六經千載不

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何如耳
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特其末事豈有他法哉性宋
宰相琦之八世孫也天資警敏日記萬言故於書無所
不讀而尤深於理學其教人不為甚高之論而義理自
勝不期文之工而自無不工士有一善必為之延譽不
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不相假借出無輿馬僕從所過
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吏以至童稚廝役咸稱之
曰韓先生 十二月丙子定百官致仕資格 京師以

久旱民多疾疫帝曰此皆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是歲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以病去職廣東采

珠之人懸絙於腰沈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舶上人挈出之葬於鼃鼃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烏

蛋

蛋音但

戶至是特旨放免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敬儼俾

該管掾史立案令廣東帥府抄具烏蛋戶一一籍貫姓名置冊申解同列皆曰中書咨文無是不可不必也儼曰萬一申明舊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幾皇太后中使至人

咸服儼先見之明

此事據輟耕錄修入

延祐元年春正月丁亥以中書右丞劉正為平章政事
帝初政風動天下正與諸老臣陳贊之力居多累乞致
仕不許遂有是命時議經理河南淮浙江西民田增茶
鹽課額正極言不可弗從歲大旱野無麥穀種不入土
臺臣言變理非其人姦邪蒙蔽民多冤抑感傷和氣所
致有旨會議平章李孟曰變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請
避賢路平章和爾多卜丹曰臺臣不能明察姦邪臧否時

政可還詰之正言臺省一家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
容分異耶孟搖首竟如和爾多卜丹言 庚子敕各省平
章為首者及漢人省臣一員專意訪求遺逸先以名聞
而後致之 丁未詔改元延祐 庚戌中書省臣圖固
勒等以災變乞罷不允 二月戊辰大寧路地震 甲
戌中書省臣言比奉詔漢人參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
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永吉特氏非漢人其署
宜居右甲戌拜世延參知政事 壬午以哈克徹為中書

右丞相與平章李孟監修國史以揭傒斯為國史編修
官傒斯富州人程文海盧摯先後為湖南憲長咸器重
之至是以鉅夫薦充編修官李孟讀其所撰功臣傳歎
曰是書方可名史筆若他人所為且謄史牘耳 三月
己亥白暈亘天連環貫日 乙巳以僧人作佛事擇釋
獄囚命中書審察 戊申帝如上都 己酉敕奸民官
其子為閹宦謀避徭役者罪之 辛亥命參知政事趙
世延綱領國子學 癸丑中書平章政事察罕致仕察

罕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目
逆之曰白雲先生來也初以病請告暨還朝帝御萬歲
山圓殿察罕與李孟入謝帝曰白雲病愈耶頓首對曰
荷陛下哀矜放歸田里不覺沈疴去體耳帝顧李孟曰
知止不辱今見其人其被寵遇如此察罕天性孝友田
宅在河中者悉分與諸昆弟昆弟貧來歸者復分與田
宅奴婢縱奴為民者甚衆人多稱長者既致仕優游八
年以壽終 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

歎曰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之俾養

父母母絕其祀 閏月甲寅朔敕減樞密知院冗員

辛酉罷咒僧月給俸 遣人視大都至上都駐蹕之地

有侵民田者計畝給直 夏四月甲申朔大寧路地震

有聲如雷 己酉以特們德爾錄軍國重事監修國修

右丞相哈克繼奏臣非世勲族姓幸逢陛下為宰相如丞

相特們德爾練達政體且嘗監修國史乞授其印俾領

翰林國史院軍國重事悉令議之帝然其言令啟皇太

后與之印 立回回國子監 帝以資治通鑑載前代
興亡治亂命集賢學士和塔拉都哩默色及李孟擇其
切要者譯寫以進 五月丁卯賜李孟孝感縣地二十
八頃 禁諸王支屬徑取分地租賦以擾民 敕嶺北
行省瘞陣沒遺骸 戊寅京兆為故儒臣許衡立魯齋
書院降璽書旌之 武陵縣霖雨水溢溺死居民漂沒
廬舍禾稼膚施縣大風電損禾并傷人畜 戊子敕內
侍省人今後止授中官勿畀文階 置雲南行省儒學

提舉司

甲辰敕諸王戚里入覲者宜趁夏時芻牧至

上都勿輒入京師有事則遣使奏稟 秋七月庚午命

中書省議復封贈

詔開下番市舶之禁 乙亥會福

院越制奏旨除官敕自今舉人聽中書可否以聞 渾

河隄決淹沒民田發廩賑之 八月戊子帝至自上都

癸卯升太常寺為太常禮儀院秩正二品 丁未冀

寧汴梁及武安涉縣地震壞官民廬舍武安死者十四

人涉縣三百二十六人 河南行省言黃河涸露舊水

泊汙池多為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為害
由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耳擬差知水利都水監
官與行省廉訪司同相視可以疏闢隄障比至泛溢先
加修治用力少而成功多又汴梁路睢州諸處決破河
口數十內開封縣小黃村計會月隄一道都水分監修
築障水隄隄所擬不一宜委官按驗從長講議於是命
太常丞郭奉政前都水監丞邊承務都水監卿多爾濟
等上自河陰下至陳州與該州縣官沿河相視開封縣

小黃村河口測量比舊淺減六尺陳留通許太康舊有
蒲葦之地後因閉塞西河塔河諸水口以便種蒔故他
處連年潰決各官公議以為治水之道惟當順其性之
自然嘗聞大河自陽武胙城由白馬河間東北入海歷
年既久遷徙不常每歲泛溢兩岸時有衝決強為閉塞
正及農忙科椿稍發丁夫動至數萬所費不可勝計其
弊多端郡縣嗷嗷民不聊生蓋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
疏泄今相視上自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於常年

以小黃口分洩之故並無衝決此其明驗也詳視陳州
最為低窪瀕河之地今歲麥禾不收民饑特甚欲為極
救奈下流無可疏之處若將小黃村河口閉塞必移患
隣郡決上流南岸則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
憂勢難兩全當遺小就大如免陳村差稅賑其饑民陳
留通許太康縣被災之家依例取勘賑恤其小黃河口
仍舊通流外據修築月隄并障水隄閉河口別難擬議
於是凡汴梁路所轄州縣河隄或已脩治及當疏通與

補築者條列具備奏上不果行 九月己巳復以特們
德爾為中書右丞相哈克繖為左丞相特們德爾奏比聞
內侍隔越奏旨者衆倘非禁止致治實難請敕諸司自
今中書政務毋輒干預又往時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
厚利商者益衆中國物輕蕃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
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網給牒以往歸則征税如制私往
者沒其貨又經用不給苟不預為規畫必至愆誤臣等
集諸老議皆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虛加賦稅則毒流黎

庶增課額則比國初已倍五十矣唯預買山東河間運司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庶可以足今歲之用又江南田糧往歲雖嘗經理多未覈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信罪賞令田主手實頃畝狀入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貴戚勢家毋得沮撓請敕臺臣協力以成則國用足矣 罷陝西諸道行御史臺 冬十月乙未敕吏人轉官止從七品在選在降等注授 申飭內侍及諸司隔越中書奏請

之禁敕下番商販須江浙省給牒以往歸則征稅如制
私往者沒其物遣官括淮民所佃閒田不輸稅者從特
們德爾請也 庚戌監察御史言乞命樞密院設法教
練士卒應軍官襲職者試以武事而後任之制可 十
一月壬子升司天臺為司天監秩正三品賜銀印 戊
辰以通政院使蕭拜珠為中書右丞 癸酉敕吏人賊
行者黥其面 大寧路地震有聲如雷 戊寅特們德
爾言比者僚屬及六部諸臣皆晚至早退政務廢弛今

後有如此者視其輕重杖責之臣或自情亦令諸人陳
奏帝曰如更不悛則罷不叙 以前中書右丞相圖固
勒知樞密院事 詔檢覈浙西江東江西田稅張律言
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多欺蔽遂遣律等往三省
行之限民四十日以所有田自實於官期限猝迫貪刻
用事富民黥吏並緣為奸樞密副使吳元珪入見言江
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
以增多為能加之有司頭會箕斂元元困苦日甚臣恐

變生不測非國之福惟陛下少加意焉帝曰凡爾軍士之田悉遵舊制時有司以峻法相繩民多虛報以塞命其後差稅無所於徵民多逃竄流移者汴梁總管達海以其弊言於朝由是省民間虛糧二十二萬民賴以安十二月辛卯禁諸王駙馬權勢之人增價鬻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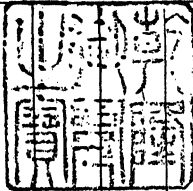
壬辰定官民車服制度帝以市人靡麗相尚僭禮廢財命中書省定其等第惟蒙古及集賽諸色人不禁然亦不許服龍鳳文 己亥敕中書省定議孔子五十三代

孫當襲封衍聖公者以名聞省臣皆言未定及元明善為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五代孫思晦當襲封衍聖公奏上帝親取孔氏譜牒按之曰以嫡應襲封者思晦也復奚疑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緡加至五百緡 庚子遣官浚揚州淮安等處運河

以翰林學士承旨李孟復為中書平章政事孟字量宏廓材略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言引古證今務歸至當士無貴賤苟有賢者不進不止朝廷賴之

乙巳敕經界諸衛屯田 是歲復以齊履謙為國子
司業履謙酌舊制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
次第遞升既升上齋又必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
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
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三年不通一經者黜之帝從
其議自是人人勵志多文學之士 特們德爾專政一
日召刑曹官屬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為久弗治衆莫
敢對刑部侍郎曹伯啟從容言曰事在赦前竟莫能奪

其議宛平尹盜官錢特們德爾欲并誅守者伯啟執不
可杖遣之伯啟碭山人也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五至
七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毛世德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十三

起旃蒙單閼正月盡屠維協洽十二月凡五年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

延祐二年春正月丙寅霖雨壞渾河隄堰沒民田發卒

補之禁民煉鐵發卒浚鄒州漕河己巳置大聖

壽萬安寺都總管府秩正三品庚午立行用庫於江

陰州 敕以江南行臺贓罰鈔賑恤饑民 乙亥詔遣

宣撫使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並給銀印 特

們德爾奏天下庶務雖統於中書而舊制省臣亦分領

之請以錢帛鈔法刑名委平章李孟左丞阿爾哈雅參

政趙世延等領之其糧儲選法造作驛傳委平章張律

右丞蕭拜珠參政曹從革等領之詔皆如所請 禁南

人典質妻子販賣為驅 御史臺臣言比年地震水旱

民流盜起皆風憲顧忌失於糾察宰臣變理有所未至

或近侍蒙蔽賞罰失當或獄有冤濫賦役繁重以致乖和宜與老臣共議所由詔明言其事當行者以聞 二

月己卯朔會試進士命中書平章政事李孟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吳澄楊剛中元明善皆與焉於是得人為多進士詣謁養浩皆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効奚勞謝為 癸巳太白經天 甲午詔禁民轉

鬻養子 壬寅辰沅洞蠻吳干道為寇敕調兵捕之

丙午太白經天 三月乙卯廷試進士賜呼圖克岱爾張

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分進士為兩榜蒙古
色目人為右漢人南人為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
下及第二甲皆七品第三甲正八品是科左榜自張起
巖而下又得義烏黃潛瀏陽歐陽玄湯陰許有壬皆知
名之士起巖禹城人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修撰
初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
世祖行幸上京明日丙子帝降生于儒州是夜起巖亦
生至是帝始行科舉起巖遂中第一世皆謂文運之興

非偶然也潛除台州寧海丞縣地瀕鹽場亭戶恃其不
統於有司肆毒害民編戶隸漕司及財賦府者亦謂各
有所憑橫暴尤甚潛皆痛繩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顧也
民有後母毆殺其父者反証民所為獄將成潛變衣冠
陰察之具知其姦偽卒直其冤惡少年名在盜籍者謀
劫而未行邑大姓執之圖中賞格初無得財左驗事久
不決潛為疏剔以其獄上論之如本條免死者十餘人
玄除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玄察其情皆

為平反豪右不法虐其驅奴玄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境有壬除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滿道上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足跡至村疇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冤獄雖有成案皆平反而釋其罪州遂大治 福清州判官致仕熊朋來家居教授受業者日盛得其所指授多為聞人時科舉廢已久而一旦

舉行有司咸不知其典故以不稱明詔為懼江西行省
官主其事者諮問於朋來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
遵用之及請為考試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
其後江浙湖廣皆卑詞致禮請為主文朋來屢往應之
及對大廷其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又有太和楊景
行者亦以是年登第授贛州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
知井飲汲於河流故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
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其患

豪民十人號十虎干政害民悉捕寘之法乃創學舍禮
師儒勸民斥腴田以饒士絃誦之聲遂盛累遷撫州路
總管府推官發擿奸伏郡無冤獄金谿縣民陶甲厚積
而凶險屢誣其縣長吏罷去之由是官吏畏其人不
敢詰治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谿豪僧雲住
發人冢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景行急按之
僧以賄動之不聽乃賂當道者以危語撼之一不顧卒
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跡良民獲安 丙辰太陰色赤

如赭 庚午帝率諸王百官奉玉冊玉寶加上皇太后
尊號詔天下蠲逋欠稅課 丁丑以中書平章事張律
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時律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
河渡地御史楊多爾濟劾之故調外多爾濟正色立朝
帝為改容 夏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辛巳賜進士
恩榮宴於翰林院 辛丑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
從七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
後勿援例 敕諸王分地仍以流官為達嚕噶齊各位

所辟為副達魯噶齊 命李孟等類集累朝條格俟成

書聞奏頒行 乙巳帝如上都 宣徽院以供尚膳遣

人獵于歸德敕以其擾民特罷之 加授特進上卿玄

教大宗師張留孫開府儀同三司 五月戊申朔改給

各道廉訪司銀印 復立陝西諸道行御史臺 乙丑

秦州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

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敕遣

官覈驗賑恤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之動

者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耳 甲戌加授宦者中尚卿續元暉昭文館大學

士是日日赤如赭乙亥復然 六月戊戌河決鄭州

辛丑以濟寧益都元旱汰省宿衛士芻粟 秋七月乙

卯贛州民蔡五九聚衆作亂敕遣兵捕之 甲子江南

湖廣道奉使溫德亨言廉訪使公田多取民租宜復舊

制從之 癸酉命特們德爾總宣政院事詔諭中外

是月畿內大雨涿州昌平香河寶坻等縣水沒民田廬

八月丙戌贛州賊蔡五九陷汀州寧化縣僭稱王號遣江浙行省平章張律等率兵討之 己丑帝至自上

都 乙未臺臣言蔡五九之變皆由魯智密鼎經理田糧與郡縣橫加酷暴逼抑至此新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虛張頃畝流毒居民乞罷經理及冒括田租詔從之 壬寅增國子生百員歲貢伴讀四員

詔江浙行省印農桑輯要萬部頒降有司遵守勸課旌表貴州達嚕噶齊桑烏遜妻托克托沁死節仍俾樹碑

任所 監察御史納琳言事忤旨帝怒叵測中丞楊多爾濟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琳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為卿宥之可左遷昌平令多爾濟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誠恐後之來者用是為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多爾濟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琳耶當赦之以成爾直也有上書論

朝政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將取旨殺之多爾濟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帝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旌其直時位一品者多乘間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多爾濟可援例以請多爾濟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求多乎且我為之何以諷勵僥倖者卒不請九月丁未張律以括田逼死九人敕吏部尚書王居仁等鞠之壬戌蔡五九衆潰伏誅餘黨悉平

敕賞軍士討捕功并官其死事者子孫參知政事趙
世延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以
下率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為權臣所忌乃用皇
太后旨出世延為雲南行省右丞陞辭帝特命仍還臺
為中丞冬十月丙子朔客星見太微垣庚辰以淮
西廉訪使郭貫為中書叅知政事貫初為河東廉訪副
使帝在東宮時幸五臺因問河東廉訪使摩哩濟達何
以有善政左右曰副使郭貫之教也厚賜之及即位累

遷為浙西廉訪使至是遂登政府 乙未授白雲宗主

沈明仁榮祿大夫司空 丁酉加授特們德爾太師

十一月丙午客星變為彗犯紫微垣歷軫至壁十五宿
辛未以星變赦天下減免各路差稅有差左丞相哈克繼
等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乃職苟政
有過差勿憚於改又凡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庶上
下交修天變可弭也 甲戌立武宗子和實拉為周王
出鎮雲南初武宗立帝為太子命以次傳位於和實拉

已而丞相三保努復勸武宗立其子武宗名喀喇托克托言之喀喇托克托曰太弟曩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保努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喀喇托克托曰在我不可渝儻彼失其信天實監之事遂寢至是議立太子特們德爾欲固位取寵乃請立皇子碩迪巴拉又與太后幸臣實勒們譖和實拉於兩宮遂有是命又譖喀喇托克托為武帝舊臣詔逮至京師居數日綽和爾實勒們傳兩宮旨諭

喀喇托克托曰初疑汝親於所事故召汝今察汝無他其
復還鎮托克托入謝太后曰臣雖被先帝知遇而受太后
及今上恩不為不深豈敢昧所自乎未幾遷江西行省
左丞相 十二月庚寅增置平江路行用庫 癸巳命

省臣定擬封贈通例俾高下適宜以聞 旌表汀州寧

化縣民賴祿孫孝行蔡五九之亂祿孫負其母挈其妻
隨衆入山避之盜至衆走散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
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

不得祿孫含唾煦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
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
賜旌表 是歲樞密副使張珪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
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務得專修宰相之職帝從之著為
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何以
示後世力諫止之皇太后以右丞相特們德爾為太師
萬戶布色為行省參政珪曰太師論道經邦特們德爾
非其人布色無功不得為外執政初徽政院使實勒們

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文樞密院
衆恐懼承命珪固不署事遂不行實勒們銜之及車駕
度居庸實勒們傳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
京師明日遂出國門珪子景元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
衛至是以父病篤告遽歸帝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
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和卓往
賜之酒遂拜大司徒謝病家居 朝廷以吏多滯事責
曹案不如程者令下刑部尚書謝讓曰刑獄非錢穀銓

選之比寬以歲月尚慮失實豈可律以常法乎乃入白
於宰相宰相曰尚書言是也由是刑曹獨得不責稽遲
三年春正月丙午改直沽為海津鎮 壬戌賜上都開
元寺江浙田二百頃華嚴寺百頃 二月庚寅芟減自
去年十一月丙午始見至是乃減凡百有五日 三月
甲寅敕中書右丞蕭拜珠及陝西四川省臣各一員護
送周王和實拉之雲南置周王常侍府官屬以遙授中
書左丞相圖固勒大司徒鄂爾多中政使尚嘉努山北

遼陽等路蒙古軍萬戶博囉翰林侍講學士嘉琿等並
為常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唐古兵部尚書賽罕巴圖
爾為中尉仍置諮議記室各二員遣就鎮 癸亥帝如

上都 壬申鷹坊博囉等擾民於大同敕拘還所奉璽

書 禁天下春時田獵初議犯者抵死左司郎中韓若

愚曰齊宣王之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孟子非之衆以為然遂減其刑 太史令郭守敬卒於

位年八十二 夏四月癸酉朔以河南流民羣聚渡江

所過擾害命行臺廉訪司以見貯賦鈔賑之 橫州徭
蠻為寇命湖廣省發兵討捕 壬午敕衛輝昌平守臣
殷比干唐狄仁傑祠歲時致祭 己亥以淮東廉訪司
僉事苗好謙善課民農桑賜衣一襲 庚子命中書省
與御史臺翰林集賢院集議封贈通制著為令 是月
前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陳天祥卒於家年八十
諡文忠 五月庚申以中書右丞蕭拜珠為平章政事
特們德爾恃勢貪虐尤穢愈甚於是進蕭拜珠為平章

稍牽制之 庚午置甘肅儒學提舉司遼陽金銀鐵冶
提舉司 六月乙亥制封孟軻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
宣獻夫人 丙子融賓柳州徭蠻叛命湖廣行省遣官
督兵捕之 丁丑敕凡鞫囚非強盜毋加酷刑 丁酉
河決汴梁沒民居發糧賑之 秋七月辛酉賜普慶寺
益都田百七十頃 丙寅復以雅克特穆爾知樞密院事
八月己卯帝至自上都 戊戌升縉山縣為龍慶州
以帝生是縣故也 己未冀寧晉寧路地震 丙寅太

白經天 冬十月壬午河南路地震 甲申敕五臺靈
鷲寺置鐵冶提舉司 乙未禁民有父在者不得私貸
人錢及鬻墓木 是月周王和實拉次延安圖固勒尚
嘉努博囉及武宗舊臣哩日沙布鼎哈巴爾圖等皆來
會嘉琿謀曰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出鎮之事本非
上意由左右構鬬致然請以其故白行省俾聞之朝廷
庶可杜塞離間不然事變叵測遂與數騎馳去先是阿
斯罕為太師特們德爾奪其位出之為陝西行省左丞

相及嘉琿等至即與平章政事塔齊爾行臺御史大夫
圖魯卜中丞托歡悉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
已而塔齊爾托歡襲殺阿斯罕嘉琿於河中周王遂西
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克台等聞周王至咸率衆
來附周王至其部與定約束每歲冬居扎延夏居阿魯
噶察山春則命從者耕于約尼十餘年間邊境寧謐

初宣德府人武恪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為江西儒學
副提舉薦入國學肄業選為親王和實拉說書秀才及

以周王出鎮恪在行王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此行
於國有君命於家有叔父之命令若向京師發一箭史
官必書太子反左右惡恪言乃曰武秀才有母在京合
遣歸恪遂還大都居陋巷教訓子弟 十二月庚午以知
樞密院事圖固勒為陝西行省左丞相 壬午授嗣漢
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主
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 丁亥立皇子碩迪巴拉
為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碩迪巴拉皇后鴻吉哩氏

所生也帝以嫡子欲立之碩迪巴拉入謁皇太后固辭
曰臣幼無能且有兄在宜立兄以臣輔之太后不許遂
立為太子授金寶開府置官屬監察御史段輔太子詹
事郭貫等首請近賢人擇師傅帝嘉納之是歲翰林
學士承旨程文海以病乞骸骨歸田里不允命尚醫給
藥物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侍養時令近臣撫視
且勞之曰卿世祖舊臣惟忠惟貞其勉加餐粥少留京
師以副朕心文海請益堅持授光祿大夫賜上尊命羣

臣飲餞於齊化門外給驛南還敕行省及有司常加存
問集賢侍講學士趙孟頫以文海薦起家帝眷之甚厚
以字呼之而不名至是擢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帝嘗
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軾又嘗稱
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
人所不及有不悅者間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上書言
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者帝乃曰趙子昂世祖所
簡拔朕特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

輩呶呶何也俄賜鈔五百錠孟頫嘗累月不至宮中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勅御府賜貂鼠衣孟頫之代文海為承旨也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為衣冠盛事文海同郡有吳定翁者清修文雅為世所稱辟薦相望終身不為動文海遺之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想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定翁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為名言文海家居五年而卒泰定中追封楚國公諡文獻 皇慶

中命西僧必嚕咱納實哩繙譯諸梵經典至是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時諸番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必嚕咱納實哩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為表進者帝遣視之廷中睨眙觀所以對必嚕咱納實哩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字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齎重譯之書無少差者衆無不服其博識而竟莫測其何所從授或者以為神悟云

四年春正月庚子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歟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臣不逮然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各遂其生也 壬戌冀寧路

地震 閏月丙戌以立皇太子詔天下給賜鰥寡孤獨

鈔減免各路租稅有差 二月甲辰敕郡縣各社復置

義倉 戊申特授近侍旺扎勒布哈翰林侍讀學士知制

誥同修國史 乙丑升蒙古國子監秩正三品賜銀印

三月辛卯帝如上都 夏四月不雨 乙丑帝夜坐

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珠曰宰相之過也帝曰
卿不在中書耶蕭拜珠惶愧頃之帝露香默禱既而大
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 翰林學
士承旨和塔拉都哩默色劉賡等譯大學衍義以進帝
覽之謂羣臣曰大學衍義議論甚嘉其令翰林學士額哩
音特穆爾徧譯之 五月戊寅改衛率府為中翊府
壬午黃州高郵真州建寧等處流民羣聚持兵抄掠救

所在有司其傷人及盜者罪之餘並給糧遣歸 己丑
以參議中書省事張思明為參知政事浮屠妙總統有
寵敕中書官其第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
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遝故寧違旨
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
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以為
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 六月戊申中書右丞相特們
德爾罷以左丞相哈克織為右丞相特們德爾貪虐日甚

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中丞楊多爾濟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特們德爾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而多爾濟已廉得其賊鉅萬萬乃與蕭拜珠及勝奏發其事內外御史共劾奏其桀黠姦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人珍寶之賄動以萬計且既已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巴爾濟蘇為之使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陵虐官府為害百端以致陰陽

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已乃恬然畧無省
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哈瑪特僧格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
願車裂斬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庶使
後之為臣者知所警戒奏上帝震怒有詔逮問特們德
爾逃匿興聖近侍家帝為不御酒數日以待決獄誅其
大奴同惡數人特們德爾終不能得多爾濟持之急徹
政近臣以太后旨召多爾濟至宮責之對曰待罪御史
奉行祖宗法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

其相位而遷多爾濟為集賢學士 癸亥禁總攝沈明

仁所佩司空印毋移文有司 秋七月乙亥中書平章

政事李孟罷孟以衰病乞解政權歸田里帝不得已從

所請復為翰林學士承旨入侍燕間禮遇尤厚 己丑

成紀縣山崩土石潰徙壞田稼廬舍壓死居民 辛卯

冀寧路地震 帝諭省臣曰比聞蒙古諸部困乏往往

鬻子女於民家為婢僕其命有司贖之還各部 帝出

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踰十五年

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八月丙申帝至自上都 庚申哈克繖奏事畢帝問曰

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哈克繖對曰臣等第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曾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而勿失則下民知所畏避綱紀可立風俗可厚其或法弛民慢怨言並

興欲求治安豈不難哉 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
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
保愛玉食之御猶必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
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
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羣臣
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
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則治道
昭明生民之福也 九月丙寅右丞相哈克纖言故事丞

相必用蒙古勲臣臣西域人不厭人望遂懇辭相位制以宣徽院使遙授左丞相巴勒達實為中書右丞相哈克繖仍左丞相 壬辰嶺北地震凡三日 冬十月戊戌遣

御史大夫拜呼叅知政事王桂祭陝西嶽鎮名山賑恤秦州被災之民 己酉監察御史言官吏丁憂起復人情驚惑請禁止以絕僥倖惟朝廷者舊特旨起復者不在禁例制曰可 戊午海外婆羅國之民往賈海番遇風濤存者十四人漂至温州永嘉縣救江浙省資遣還

鄉十一月壬辰諭諸宿衛入直各居其次非有旨不得上殿闌入禁中者坐罪大臣許從二人他官一人門者譏其出入十二月丁酉復廣州採金銀珠子都提舉司中書參知政事張思明持法峭直近臣疾之日構讒間出為工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怏怏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歎之命授宣政院副使士瞻思明字也饒州路大饑米價翔踴總管王都中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為三等言於浙江行省以為須糴

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輒於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行省怒其專擅都中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其民相與言曰公為我輩減米價公果得罪我輩當鬻妻子以代公償會行省左右司都事王克敬言於其丞相曰番陽距此甚遠比待報民且死彼為仁而吾屬顧為不仁乎都中乃得免郡歲貢金而金戶貧富不常都中考得其實乃更定之包銀之法戶不過二兩而州

縣徵之加十倍都中責之一以詔書從事 江浙行省

遣左右司都事王克敬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敵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有吳人從軍征日本陷於倭者及是從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為禍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耶脫有釁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

五年春正月甲戌懿州地震 丁亥會試進士 是月

河北河南道廉訪副使鄂屯言近來河決杞縣小黃村口滔滔南流莫能禦遏陳潁潁河膏腴之地浸沒百姓流散今水迫汴城遠無數里儻值霖雨水溢倉卒何以防禦方今農隙宜為講究使水歸故道達于江淮不惟陳潁之民得遂其生而汴城亦可恃以無患矣詔從之命都水監與汴梁路分監修治以二月興工至三月而畢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和寧路地震丁酉秦州泰安縣山崩戊申建鹿頂殿于文德殿後辛亥

敕杭州守臣春秋祭淮安忠武王巴延祠 乙卯命中

書省汰不急之役 敕上都諸寺權豪商販貨物並輸

稅課 戊午給書西天字維摩經金三千兩初宣徽院

使歲會內廷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麵四十萬九千五百

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

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

百餘至是僧徒冒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

幾倍矣 三月戊辰廷試進士賜呼圖克岱爾霍希賢以

下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癸未給金九百兩銀百五十兩書金字藏經 乙酉御史臺臣言諸司近侍隔越中書聞奏者請如舊制論罪從之 夏四月己亥耽羅捕獵戶成金等為寇救征東行省督兵捕之 庚戌免懷孟河南南陽居民所輸陝西鹽課時解州鹽池為水所壞命懷孟等處食陝西紅鹽後以地遠改食滄鹽而仍輸課陝西民不堪命故免之 甲寅以侍御史敬儼為中書參知政事儼初為侍御史臺臣有劾去而復職

者御史復劾之章再上命丞相樞密共決之儼曰如是則臺事去矣遂即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頭請代帝曰事非由汝汝其復位至是拜參政臺臣復奏留之儼亦陛辭不允賜大學衍義及所服犀帶每入見帝以字呼之而不名舊制諸院及寺監得奏除其僚屬歲久多冒濫富民或以賂進有至大官者儼以名爵當慎惜會臺臣亦以為言乃奏請悉追奪之遂著為令 戊午帝如上都 五月丁卯以御史中丞伊拉齊為中書右丞

相 壬申監察御史言比年名爵冒濫太尉司徒國公
接跡於朝昔奉詔裁罷中外莫不欣悅近聞禮部奉旨
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於國載在
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門閥貴重勲業昭著者存留一
二餘並革去詔從之 己卯德慶路地震 鞏昌隴西
縣大雨南土山崩壓死居民給糧賑之 六月辛卯御
史臺臣言昔遣張律等經理江浙江西河南田糧虛增
糧數流毒生民已嘗奉旨俟三年徵租今及其期若江

浙江西當如例輸之其河南請視舊例減半徵之 乙
已術者趙子玉等七人伏誅時衛王阿穆爾克以罪貶高
麗子玉言於王府司馬曹圖卜台等曰阿穆爾克名應圖
識於是潛謀備兵器衣甲旗鼓航海往高麗取阿穆爾克
至大都俟時而發行次利津縣事覺誅之 西番土寇
作亂敕甘肅省調兵捕之 秋七月壬申御史中丞趙
簡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選耆儒敷陳道義令李銓侍
東宮說書未諳經史請別求碩學分進講讀實宗社無

疆之福制曰可 諸王布琳尼敦之叛諸王伊實錫里
濟及衛士托迪巴圖坐持兩端不助官軍進討救流伊
實江西錫里濟湖廣托迪衡州巴圖潭州 癸酉拘衛
王阿穆爾克王傅印 壬午罷河南行省左丞陳英等所
括民田止如舊例輸稅 戊子鞏昌路寧遠縣山崩
加封楚三閭大夫屈原為忠節清烈公 八月帝至自
上都 是月伏羌縣山崩秦州成紀縣暴雨山崩朽壤
墳起覆沒畜產 九月癸亥大司農敏珠爾進司農丞苗

好謙所撰裁桑圖說帝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 甲戌
以作佛事釋重囚三人輕囚五十三人 己卯以江浙
行省所印大學衍義五十部賜朝臣 丁亥立行宣政
院於杭州設官八員 大同路金城縣大雨雹 先是
播州南寧長洛麼作亂思州守臣和濟格爾招諭之 冬
十月己丑洛麼遣人以方物來覲 壬辰建帝師帕克斯
巴殿于大興教寺給鈔萬錠 癸巳改中翊府為羽林
親軍都指揮使司 癸丑贛州路雩都縣里胥劉景周

以有司徵括田新租聚衆作亂敕免徵新租招諭之

十一月丁卯用監察御史奈曼岱等言追奪建康富民王訓等白身濫受宣敕仍禁冒籍貫宿衛及巧受遠方職官不赴任求別調者隱匿不自首者罪之 丙子集

賢大學士太保庫春言唐陸淳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二書有益後學請令江西行省鈐梓以廣其傳從之

癸未敕增江西茶運司茶課初世祖時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南及兩淮茶稅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

四千錠以漸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帕哈哩鼎言立減引增課之法敕以二十五萬錠為額復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酷取民間歲以為常時轉運使得以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南僉事鄧文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敕大永福寺創殿奉安順宗皇帝御容 是歲中書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千努乞致仕帝許之仍給半俸終其

身千努退居濮上築先聖燕居祠堂於歷山之下聚書
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以給養之有
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家居七年而卒年七十一謚景
憲

六年春正月丁卯敕福建兩廣雲南甘肅四川軍官致
仕還家官給驛傳如民官例 甲戌監察御史富珠哩
朮等言皇太子位正東宮既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
年德老成道義崇重者為師保賓贊俾盡心輔導以廣

緝熙之學制曰可辨嘗以御史巡按淮東淮東憲司惟
尚刑多置獄具辨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下
初不尚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
從七品以上不得用辨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
一概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請吏進者宜止於
五品詔復舊制其犯賊者止從七品著為令 己卯廣
東南恩新州猛賊龍郎庚等為寇命江西行省發兵捕
之 帝御嘉禧殿謂扎爾古齊瑪魯曰扎爾古齊人命

所繫其詳閱獄辭事無大小必謀諸同僚疑不能決者
與省臺臣集議以聞又顧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
為安耶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
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念慮
在茲卿等固不知也 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改釋奠
於中丁祀社稷於中戊 丁酉雲南閣里愛俄永昌蒲
蠻阿八刺等並為寇命雲南省從宜勦捕 乙巳敕諸
司不由中書奏官而輒署事者悉罷之 特授僧從吉

祥榮祿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

丁巳以天壽節釋重囚一人 辛酉以御史中丞托克托

呼為御史大夫諭之曰御史大夫職任至重以卿勲舊

之裔故特授汝當思乃祖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

為法否則將墜汝家聲負朕委任之意矣 壬午賜大

興教寺僧齋食鈔二萬錠 夏四月壬辰中書省臣言

雲南土官病故子姪兄弟襲之無則妻承夫職遠方蠻

夷頑獷難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闕員宜從本俗

制曰可 庚子帝如上都 以前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為太子太師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劾其逞私蠹政難居師保之任帝以皇太后故終不用其言又嘗以臺事問集賢學士楊多爾濟對曰非臣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特們德爾雖去君側反得為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帝亦不能用五月揚州火燬官民廬舍二萬三千三百餘區 六月戊申置勇校署以角觝者隸之 庚戌大同縣雨雹大

如雞卵

壬子賜大乾元寺鈔萬錠俾營子錢供修繕

之費仍升其提點所為總管府給銀印秩正三品 秋

七月丙辰來安路總管岑世興叛據唐興州賜璽書招

諭之 丁卯諭江西官吏豪民毋阻撓茶課 甲戌皇

姊大長公主僧格喇實作佛事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

人帝聞之怒敕按問全寧守臣阿縱不法仍追所釋囚

還獄 八月甲申以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張思明為中

書參知政事左丞相哈克繖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帝詰

之曰朕任卿未專耶曰非也近臣有撓政者耶曰無有然則何為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誤陛下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為助帝問為誰哈克繖再拜曰臣願得張思明即日復拜思明為參政 庚子帝至自上都

是月伏羌縣山崩 閏月癸亥熒惑犯軒轅 癸酉敕

諸司有受命不之官及避繁劇託故去職者奪其宣敕九月癸巳以作佛事釋大辟囚七人流以下囚六人戊戌增海漕十萬石 癸卯御史臺臣言比者官以

偉求罪以賂免乞凡内外官非勲舊有資望者不許驟
陞諸犯贓罪已款伏及當鞠而幸免者悉付元問官以
竟其罪其貪汙受刑奪職不叙者夤緣近侍出入内廷
覬幸名爵宜斥逐之帝皆納其言 詔四宿衛嘗受刑
者勿令造禁庭 浚鎮江練湖以圍田日多致水泛溢
故也 十月乙卯中書省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强
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
已奉旨追奪請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

覈問帝曰朕知沈明仁姦惡其嚴鞠之 戊午授皇太

子玉冊 癸亥熒惑犯太微垣左執法 己卯浚通惠

河 十一月辛卯熒惑犯進賢 木邦路帶邦為寇敕

雲南省招捕之 庚子中書省臣言曩賜諸王阿濟格

鈔三萬錠使營子錢以給畋獵廩膳毋取諸民今其部

阿勒呼木等出獵恣索於民且為姦事宜令宗正府刑部

訊鞠之以正典刑制曰可 禁民匿蒙古軍亡奴 帝

諭臺臣曰有國家者以民為本比聞百姓疾苦銜冤者

衆其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審察以聞翰林學士承旨
趙孟頫乞致仕南歸帝遣使賜衣幣促之還朝以疾辭
不起十二月壬戌命皇太子參決國政太子謂中書
省臣曰至尊委我以天下事日夜寅畏惟恐弗堪卿等
亦當洗心滌慮恪勤乃職勿有隳壞以貽君父憂也帝
亦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可居
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羣臣
皆稱善右司郎中魯特穆爾曰臣聞昔所謂太上皇若

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願陛下正大
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乃止 壬申平
章政事王毅以親老辭職從之仍賜其父幣帛 癸酉
夜風雪甚寒帝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暖室宗戚昆弟
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幣帛可不徧及耶 是月追
封宋儒周敦頤為道國公 帝嘗為左右曰儒者皆用
矣惟虞伯生未顯擢耳遂以集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
編修集尋以憂歸伯生集字也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五